

恨透铁

五



柳

青等

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图书在编目(CIP)数据

狠透铁/柳青等著.—西安:陕西旅游出版社 1998,8

ISBN7-5418-1153-X

I.狠... II.柳... III.现代—中篇—小说—中国 IV. K.128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8)第 14506 号

狠透铁(五册)

作 者——柳 青等

责任编辑——王 何 王巨川

封面设计——孔晓军

出 版——陕西旅游出版社(西安长安路 32 号)

发 行——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——西安空军印刷厂印刷

开 本——850×1168 1/32

印 张——50.725

字 数——1250 千字

版 次——1998 年 8 月第 1 版

2004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——1-5000

书 号—— ISBN7-5418-1153-X/I·239

定 价——(全五册)149.00 元

起风了，松涛像汹涌的海水一样从远处响动起来，越响越近，很快淹没了整个观音岭。一棵棵粗壮笔直的松树摇动着它们的头身，呼呼响着，表示着自己同类的哀号。但人们劳作不息。昏天搅地的雪雾把他们变成了雪人，手冻僵在锯把上，一时取不下来；取下后，也不敢在火上烤，要塞在腰带里，蹴在火堆旁，等到手指恢复了知觉，才拚命在火上烤，烤得发痒，然后又蹬上脚手架。

解下的板，卖给川道里的脚户。这些脚户多是富裕人家的，他们用很少的钱即可买到世界上一流的松木板，用骡马驮到山外去赚大钱。

当长发这样在山上艰苦创业的时候，晚珍一般是围在炕洞门前烤火，烧洋芋吃，打瞌睡。坐不住时，便提上土枪，到沟坡雪地里去打狐狸和野鸡。如果橡籽多，野猪也会吃得很肥，不过它们这时候都在山上，要猎获，就得爬坡，钻梢林，以至把棉衣挂成破花花。但这样的苦他还是喜欢吃的。

四

婚事终于提到两家人的议事日程上来。

“哥，给你先办吧。”长发说。

“给你先办吧。”晚珍推让说。

“你办了我再办。”

“我已经耽搁了，别再耽搁了你。”

大妈拨了拨炕头石片上的松亮子，看它冒着油花着旺了，才说：“虽然是两家人，跟一家一样，你们好比亲兄弟，哪有弟在兄前娶媳妇的道理呢？”

晚珍心里明白，家里节余的那点钱粮，是长发用血汗换来

的，怎好自己先受用呢？因此就搬出了麦香，说已经相好多年了，跟夫妻差不多；只要长发成了亲，他的事儿容易，麦香那儿迟早不过一句话罢了。

他在川道里人熟，很快有人介绍了个对象。他跑几十里山路去一看，虽然是个黄花闺女，但脚有点拐，心里犹豫不定。这里人烟稀少，所谓川道地区，也是十几里路才有几户人家，哪儿有许多现成女人供他挑呢？但长发倒挺悦意，说富人娶媳妇图好看哩，穷人娶媳妇为做饭哩，腿拐怕什么，又不要她下地，只要会过日子，就行。

于是定好了日子。

长发结婚这天，吊庄和梨花寨来了很多帮忙的人。老庄搭起了席棚，把几页宽大的松木板支成两个长长的宴桌。又老远地请来一个乐人。山区条件差，又要热闹好看，景况自然与别的地方不同。

结婚给老庄住宅的格局带来了一点小变化：主窑旁边的小破窑被封了口，从主窑的窑壁向西打了一个拐洞通到小窑；长发两口住在小窑里，晚珍和大娘留在主窑。

媳妇叫二板，除了腿有点拐，其他地方没什么缺损，看上去性情也温顺。长发比她大七八岁，自然知道疼爱。有时两口子亲热得忘了时候，正吃饭时，碗筷一扔，就跑进小窑即新房里睡觉去了。晚珍回到家里，遇上这情景心里到底不是滋味，总觉得空落落的。正想到沟外去看麦香，恰好麦香也捎话让他去。

路上，碰见沟外一些熟人，都劝他干脆把麦香娶过去算了，成年四季这么慌慌张张的日子，终究不是个办法。他心里也琢磨着，这次是不是该和麦香把话敲明叫响。

到了那儿，麦香待他比往日格外亲热，给他煎黄酒，打鸡蛋，烙煎饼，摊黄黄馍，又留他亲亲热热地过了一夜。他提出

了成亲的事，麦香只笑着说：“我送给你的那个荷包呢？”他说丢了。麦香也不生气，又给他绣了一个。并说：“这是我的心，要是再丢了，就说明你心里没我。”晚珍觉得这女人有情分，想着不用急，慢慢来，总有一天，这个多情的女人会坐到的炕头上去的。谁知麦香此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后来才听说，她跟一个复转军人，跑到县城享福去了。

晚珍很是伤心了一些日子，慢慢地想开了，只好把心收起来。不过，胜年男子，日子到底不好熬。新社会了，川道里社会风气正在淳化，女人也不好钻。回到家里，看着长发两口如胶似漆，难免有点意马心猿。家里没人时，就向二板嘻皮笑脸的，说些没规没矩的话。那二板虽然腿拐，心却明得跟镜子一样，哪能不知道他的意思？只是知道点郭家母子的根基，总是耐着点，脸上不好表示出来。

一天，晚珍从外面来，趁窑里没人，从捎马里掏出一截阴丹司林布给二板看。二板哪儿见过这样好看的花布料呢？一时高兴，接过来正看着，晚珍就从后边抱住她的腰，要往炕上按。二板不答应，把那布料摔在脚地，和他撕扭起来。二板眼看抵不住了，就在他脸上狠抓了两把。这两把倒是把晚珍抓灵醒了。他毕竟不是心术不正的人，见二板不依，只好罢手。

他羞于在家里呆，一出去便多日不回来。

长发不知何故，问二板，二板只好具实相告。长发用核桃木棒抽着旱烟，半天不吭声，末了才叹了口气，咄咄地说：“不该、不该……”二板不明白他的意思。停了一会，长发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其实依了也好，总比现在强……咳！”他叹了一口气，就转身走进拐窑里。

晚珍在外边东游西窜，如同丧家之犬。沟外那些好事者便乘机扇簸说：“挨砍刀东西，真没球本事，连先人留的破摊子也

守不住,让外姓人给占了!”有些好心的人也劝说:“想办法成个家吧,30好几的人了,再拖下去,只怕公孙家要断后了。不是说你家跟轩辕黄帝是一个姓么?”

半年后,人们终于给他物色下一个对象,在腰坪镇,也有一个男人一样的名字,叫荒暖。

荒暖的前夫是个聋子,受了多年委屈,加上家事不和,一直闹矛盾,闹到妯娌二人在一个锅台上做饭,半年不说一句话的地步,又分不了家,只好就那么烟熏熏地过日子。赶上婚姻法颁布,便在一片婚姻自由的声浪中和男人离了婚。她声明,从今后只嫁给独生男人。公孙晚珍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。她同意了,说宁可嫁到荒坡野洼去,也绝不再受从前那份窝囊气。这荒暖虽然脖子上有片鼠疮,却又偏偏沾了麦香那点风流多情劲儿,晚珍也就同意了。两人商定,都上年纪了,又光棍寡妇的,就不要声张了,只需择个吉日,接过去住就行了。

到了接亲这天,长发两口子才知道,忙去吊庄叫来几个妇女,仓促地作些准备。正七手八脚地忙乱着,只见晚珍牵着一匹马,从河滩拐弯处的小路上走来了。马背上面摇摇晃晃地骑着荒暖。

到了窑前院子,不等晚珍过来接扶,荒暖自己就从马上跳了下来,把几个妇女吓了一大跳,仔细看时,原来这女人是个大脚片。再看时,发现这女人样样都与她们不同:她们的头发在脑后挽成泡泡,一束长长的额发勾在耳后,这女人却把长头发剪成短缕缕,留的是剪发头;她们穿的是传统的大裆裤,有的齐脚脖扎着绑腿带,这女人却穿了条沟外时兴的宽大短,上面还有大红花……她们顿时产生自卑感,以为沟外的女人就是时髦;就连荒暖脖子上那片老鼠疮;看上去也像朵牡丹花了。

这荒暖下了牲口,一点也不拘束,走起路来,两条裤腿撞

得刷刷响。她先到窑洞里转了一圈，转完出来，二话没说，沉着脸就走。几个妇女不知怎么回事，跑过去问，她说：“你们问他去，他当初对我怎么说的？他家里明明有兄弟，有老人嘛！”说完又走，走得风快。几个妇女拍打着半大不小的脚片，一边喊，一边追，顺着黑龙河边的小路追了半天，才将她拦住，拉得坐在草地上，喘着气向她解释说，那是两家人。荒暖气冲冲地说：“你们别哄我，以为我眼窝瞎了，看不见吗？既然是两家人，为什么只开一个窑门，只有一个锅台呢？你们合伙欺负我一个寡妇！”说着就掏出手帕擦眼泪。妇女们喘定气后，将这老庄两家人根根节节细细地向她叙说了一遍。荒暖说：“既然是两家人，就应该分开过日子。”妇女们提议说，先结婚，办完事再分不迟。荒暖说：“要分，马上就分；不分我决不进他的门！”

这下可把晚珍难住了。

长发说：“分就分吧，总不能眼看着进门的人又飞了。”

于是，众人动手，把两窑中间的拐窑用石头封了，又从西边的小窑前开了一个门，用破碎木片临时扎成一个柴扉安上。然后把长发家的东西和老母亲搬了过去。其实，有什么好搬的呢？不过是几件破布烂絮和简陋家具罢了，跟扫地出门差不多。妇女们看不过眼，回吊庄去，从各自家里苦心搜罗，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破锅和一些残缺不全的碗碟瓢盆之类，七拼八凑地帮长发安下了家。

那荒暖坐在井台旁，眼看着两家人分开，一切都收拾停当，才悻悻不乐地进了晚珍的门。这边二板哭个不停，窘在抑制不住了，就拖腔带调地大哭起来，把个喜事办的如同丧事一般。

到了晚上，荒暖死活不肯上炕睡觉，说要看两天，才行。晚珍干急没法，只好一个人窝在炕上。西边窑里，长发一家也是坐了一夜，二板哭的眼泪没断线。

从此,老庄真正成了两家人。

五

所谓两家人,也就是两面窑洞,两个锅台。其它东西几乎没有重样的:一个碾盘,一个水桶,一个筛子,一个簸箕,以及一些零里零碎的生产工具。这些都是两家共有的。

现在,这里半天之内分成了两家,要各自独立地生活,就不那么容易了。

他们讨论过平分家具的事,但没有达成协议:土地固然是晚珍的,但农具多半是长发后来添置的;碾盘可能是晚珍父亲手里置的,但碾滚却是长发从梨花寨五斗玉米买的旧货,并且借牛拉回来的;井算晚珍的,但桶是长发的;筛子是晚珍的,簸箕却是长发的。还有一些鸡零狗碎的东西,谁也说不清是谁的。他们各自都曾设想过,拿走属于自己的那些东西也许可以,但离开对方那些东西却不行。所以到头来,又不得不混搭起来过活。形式上分成两家,实际上还是一家。好在这里的自给性很强,山上有柴烧,地里有粮种,野菜遍山是,草药到处有,就连照明也不用油,劈一片油松,点着就是灯。毫无疑问,这种灯的发明者是几千年前居住在轩辕之丘的古人,它的光辉一直烛照到文明时代的今天。

自从荒暖来到老庄以后,二板一直没有跟她说过话,荒暖也无意同她招嘴。她们都千方百计地劝说自己的男人怎样和一对方一刀两断。在老庄这个小小的天地里,人类社会的许多共同法则仍然居于一种强有力的统治地位;给他们制造了种种矛盾,又将他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。

起初,长发和晚珍还是说话的,但各自的女人不允许他们之间过分接近。然而,许多时候,许多事情是没法回避的,他们只好在地里做活时商量好,回来后按照事先商量好的,默默地去做。当然,这种互相默契的做法难免总有露出破绽的地方,被女人发现后,就唠叨个没完,都以为是对方的女人从中使心眼。两户人家,吃的一井水,用的一套家具,低头不见抬头见,每天都往肚子里装气。但肚子的容量是有限的,何况女人肚量又小,装到一定时候,实在无法忍受了,终于爆发了冲突。两个女人都相中了对方的弱点和缺陷,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战:荒暖骂二板拐子腿,那一天非跌死在平路上,或掉进井里淹死不可;二板骂荒暖老鼠疮,前辈子不是人托生下来的。骂对方真痛快,恨不得一句话把对方身上戳个窟窿,但自己受伤也不轻,坐在炕上细惦量,都觉得不划算。天长日久,两家的积怨越来越深,加上女人不厌其烦地吹枕头风,晚珍和长发也就产生了隔膜,言语渐渐地少了下来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唯一能起调节作用的,只有长发的母亲了。老太婆一句话也不说,有空就去晚珍那边,帮着做点零碎活儿。晚珍念着昔日的恩情,对大娘也非常敬重,荒暖也就不敢过于怠慢。有时,两家推来搡去的一些事儿,大娘自己不声不响地去做了,谁也没有怨言,倒是觉得正好需要一个人这样做。这样,无形中就消除了两家之间一些隔阂。

后来,大娘去世了,两家之间失去了这种调节,矛盾便又日趋尖锐起来。两家窑洞前的院落中间,最初挡上了一堵酸枣刺,后来变成了木篱笆。当荒暖和二板发展到谁也不愿意瞅见谁的模样时,木篱笆就被矮墙代替。这是当二板和荒暖之间连续发生了几次激烈的唇舌火并之后,由长发和晚珍共同动手,用石块抹胶泥垒起来的。垒这堵界墙时,两个女人都出来给自己

的男人帮忙。“工程”持续进行了五天，两家人彼此间半句话也没说。这实际上是由原来的“火并”转化成一种冷战。因为垒这道界墙，对长发和晚珍来说，是为了不让女人吵架，少些纠葛；而对二板和荒暖来说，就成了向对方的蔑视，同时参与才能达到对等的蔑视。她们之间已经吵不起来了；观音岭有天然的回音，把她们的吵闹声模仿得维妙维肖，好像对她们有意的嘲笑，而黑龙潭的吼声则比她们之间的喊闹声要雄伟得多，持久的多。她们不得不用这堵人为的界墙来表示彼此的尊严和互不干扰。

于是，在老庄就引出了一系列在别处看不到的稀奇现象。比如，郭家要打水，桶在公孙家，郭家的人就站在井台上喊：“谁把我家桶拿去了——？”喊罢就回到自家院子里。公孙家听到喊声，就把桶放到井台上，赶快跑回去。郭家的人再出去，把水打回来。如果这家要用簸箕，就站在院子里喊：“我家的簸箕咋不见了？”那家听见，就把簸箕放在墙头上。

当然，这种独有的交际方式，是两家人在长期的相互制约和共同磨难中逐渐形成的，并不是自愿的。最初，有一方也怠慢过对方，但对方下次也怠慢自己。如果一方卡住桶不给对方用，对方就一面用瓦罐去打水，一面卡住别的家具。假如有一方占了主动，确实在一段时间里卡住了对方，譬如卡住了桶，对方气急了，就会站在院子里喊：“不给了好！明日给井里撒把毒药，全毒死干净！妈拉巴子！”对方也就害怕了。两个互相卡住脖子的人，濒临死亡的边沿时，都会互相松手的。

第二年，二板的肚子大了，这成了她自豪的资本。“隔壁那个婚后身上一直没有动静，她怕是不会生了吧？”她心里这样想着，有事没事，腆着个大肚子，拐着腿，越过界墙，在荒暖家

门前晃来晃去。这时，她真想把中间那道界墙推倒，天天给他们看，气他们。

二板的大肚子对荒暖的威胁也确实大，弄得她寝食不安，想怀孕都快想疯了。晚上睡在被窝里，她抱住晚珍不肯松手，哭着说：“你给我娃，你给我娃！……”晚珍气得说：“你没本事生，怪我屁事！”荒暖也立眉竖眼说：“不怪你怪谁？瞧你那身瘦骨头，没出息！……”

然而，上天好像注定要让这两家势均力敌，没出半年，荒暖的肚子也大了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荒暖也腆着个大肚子，到郭家门前晃了几次。二板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骄傲的资本，心里很扫兴，只装作没看见。后来，她们都生了。二板生了个男孩，起名叫旦娃；荒暖生了个女孩，起名叫淘气。

六

那年冬天，老庄和吊庄的五户人家成立了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。第二年秋里又转了高级社，老庄和吊庄变成了一个生产队，归梨花寨大队。这给老庄的两家人带来了不小变化。晚珍对土地的所有权没有了，因而也就失去了原先支配长发的那种优越感；长发当然也就解除了对晚珍的那种依附性。但他们都乐于这样，他们双方都觉得解脱了一种精神上的负担，只要干活，能挣上工分，就能分到粮，分到钱。

早震，太阳还没有从东山嘴上冒花，山沟里已变得像擦过的镜子一样清澈、明亮。这时，晚珍和长发便扛上农具，到吊庄去听候生产队长安排活路。在这样的时候，他们两人从来不相跟在一起，总是一前一后，保持一定的距离，顺着黑龙河畔的山路，彳亍于地行走着，默默地，谁也不可能和谁说话。只

是偶尔从草丛中飞起的野鸡呱呱地叫着,或者一只狐狸嗷嗷叫着,从他们身边不远处的荒草丛中飞起,跑过,给他们之间加添一些活跃的气氛。

又过了一年,老庄、吊庄一齐被并入梨花寨生产队。由于实行了生产管理的高度集中,老庄、吊庄必须参加梨花寨的劳力统一安排。这样,劳动的规模更大了。春夏间锄玉米,二三十人浩浩荡荡开到老庄,一字儿摆开,锄头抡得像一群不断叩头的铁猴儿。这时,晚珍又领着人们吆号子。劳动人群的歌声、号子声震荡在整条黑龙沟里,黑龙潭的吼声也被压下去了。地快锄完时,席大一片地方,二三十把锄头一齐“围剿”,直到锄头碰得叮当乱响,会战便告一段落。人们说着,笑着,打着,闹着,来到黑龙河畔,痛痛快快地洗脸、涮脚。如果没有妇女在场,男人们就脱光身子,跳进黑龙河里去乱打扑腾,嬉闹,打水仗,还有的把裤口扎住,骑水牛。男人们在一起,什么怪动作都有,嘴里不断地吐出脏话,惹别人发笑。

这正是吃饭不要钱的时候,生产队给了粮食,由二板和荒暖给大家做饭。这时候,她们是愿意合作的。比如做削面片,荒暖下锅,二板烧火,饭熟了,荒暖用饭勺在锅沿上当当一敲,二板就压火。做好一顿饭,她们互相半句话也不说。劳动的人回来,她们都笑脸相迎,彼此间装得什么事儿也没有。把劳动的人打发走后,各回各的窑洞。

当庄稼成熟的时候,梨花寨的人一伙开到老庄,担子挑,牲口驮,把这里成熟的庄稼全部运到梨花寨的打谷场上去,在那里统一碾打,统一过秤,统一分配和收藏。分给老庄两户社员的口粮,再由长发、晚珍他们各人想办法弄回去。在这样的時候,山民们是非常高兴的,热闹得很。

这样着过了将近两年。

在过去好些日月里，热闹固然热闹，但仔细想想，算怎么回事呢？宣传的人用诚挚的感情告诉他们，这就是“一大二公”的社会主义，那里边的优越性是很多的，然而，可怜而愚昧的庄稼人，毕竟是注重事实的。

郭长发有好几天一句话也不说，鼓着满是黑胡茬的腮帮子，抱着那个核桃木烟袋锅抽着，想着，想着，抽着，贵贱想不出个道道来：在老庄种的庄稼，十人五马地运到梨花寨，又从梨花寨把分到的粮食搬回老庄，这中间不见多出一颗粮食，图的什么？沟口的人跑到老庄来种庄稼，老庄的人又跑到沟口去锄地，这又是图了什么呢？人多，挤在一起，大轰大嗡，手里并不出活，庄稼也不见长旺。种庄稼不是要社火，这样的热闹对庄稼人有什么用？

第二天，长发跑到梨花寨去，向干部们说了自己的意见。队干部早有这个想法，只是不好明说。现在，他们就以群众意见为理由，提议是否把老庄和吊庄恢复成原来的生产队。公社驻队干部明知这是一种倒退行为，但心里赞成，不敢明确表态，只是说：“为啥非要叫生产队不成呢？”又作了一些暗示。大队干部也精得像猴子，狠狠动了几天脑筋，终于想出来一个好主意：把老庄和吊庄划成一个生产作业组，从梨花寨生产队分出去，变成大队直接领导的生产组。于是，就在吊庄成立起一个一切都和生产队一样，只是叫法不同的生产单位，记工员就是会计，组长就是队长。

长发和晚珍又恢复了过去的生活方式。每天清早，他们一前一后，相隔一定距离，到吊庄去上工，晚上又去计工。后来就发展成不去吊庄了，组长说：“反正就是老庄那些地，你们俩看着种吧。”只是在收获的时候，大队从别的生产队抽个社员来

吊庄生产组驻队,起一种监督作用。为了生产上的方便,大队同意从吊庄的三头牛里,拨一头雅号墨镜的到老庄存养役使。

这种特殊的劳动组合被长期维持了下来。

大自然能容纳两户人家在老庄安身,也许就是一种莫大的馈赠了,难道还应该有什么不安分的奢望吗?黑龙沟里热闹繁华的时代慢慢地过去了,在自然仿佛又开始继续它那悠长古远的梦。吊庄生产组的情况也在年复一年地衰败着;五户人家,都已轮流当过组长,不见有任何起色。

郭长发仍然像往年那样勤勤恳恳地劳作着。他的皮肤已经变得黧黑而又粗糙;脸上已经被层出不穷的汗水浸蚀得打满了皱;胳膊上、腿上的血管,已变得粗壮、隆起,像爬满无数弯曲的蚯蚓。

漫长的冬天虽然过去了,但河谷里、沟坡上的青草还没有长旺。那头起名墨镜的母牛已经羸弱不堪,下地拉犁,它哪儿有力气呢?几乎是走一步,停一步,嘴里的白沫从笼嘴里垂下来,吊一尺多长。山坡上的丛林里,有一种鸟儿,好像在耐心地用鸣叫声在数牛的脚步,半天传来一声。它一个下午没挪地方,没变音调,所以听上去又像是荒古时代流传至今的记时鸟钟。

山洼里不时地回荡着郭长发机械迟钝的催喊声。他象征性地扬扬左手的鞭子。墨镜理也不理,站在那儿慢慢地喘着气。当他连喊三遍时,墨镜才犹豫不决地考虑着该不该往前再拉一步。他只好麻木地在牛屁股上打了一鞭子,“得上肉坊才甘心,喂!”墨镜并没有闻风而动,而是估计到他快要打第二鞭的时候,才勉强向前挪了两步。郭长发伤心极了,再打吧,实在不忍心,不打吧,地里活儿摆着。他气得没法,只好有气无力地说:“唉,

墨镜,我把你叫声爷,叫声婆,你长短把这一次拉到头。”墨镜不但不听,干脆卧下不动了。他左看右看没主意,气得说:“唉,你不拽犁,倒脱生成牛跑到世上弄啥来了嘛!”墨镜眯着它那黑毛圈的眼,不理他。他也一屁股坐在地上,起不来了。想起这多年种庄稼的事儿,他实在心里像一盆浆糊。常年四季挣死挣活的,工分值怎么越来越低了呢?有时辛苦一年,到头来不但分不到一分钱,反而欠下组里的钱。这到底是咋回事?他也知道。晚珍喜欢偷巧,不管他怎样辛苦,晚珍总是能和他挣到同样多的工分,总是和他同样地分粮,分钱。这他不在乎,活儿总是要人去做的,一片地不犁就没法下种,一片庄稼不搭镰也收不回来。但下了苦,也得不到好处,这苦下得值么?这么弄下去,就是把他一个人挣死,也休想熬出好日子来。不想还罢了,越想越心灰意懒。“要混都混吧,别人能混前去,我郭长发也饿不死!”这是他最后得出的结论。

七

不管庄稼长得怎样,也不管大人们操什么心,有什么纠葛,孩子们总是一块玩的。

旦娃和淘气自小就在一起。两家中间那堵心理上的界墙,对他们不起作用,他们之间纯真的孩提友谊一直在发展着。他们不懂两家的大人为什么不喜欢互相说话,为什么还会出现那样一些有趣的现象。他们一个人可以随便到另一家去,谁家的父母也不责怪他们,因为这儿再没有别的孩子,而每家的大人都盼望自己的孩子有伴儿,玩得高兴。所以,他们从早到晚厮守在一起,形影不离。

最初他们的天地就在井台周围的坡地上。随着年岁的增长,

他们玩耍的地域也在逐渐扩大,从窑门口的井台发展到坡上,又从土坡上发展到河套时,山坡上。对他们来说,老庄的周围是一个广阔的世界:山花是采不完的,山果也是吃不完的。他们爱闻马兰花,那紫蓝紫蓝的细条共瓣儿,怎么那么香呢?而且总是开在路边,抚摸着它们的小腿。四月里,小沟里有了四月红,一扑噜一扑噜地长在山崖上,摘一把塞进小口里,甜得他们眯起了眼睛。随着夏天的到来,满山里有吃不尽的樱桃、木瓜和野葡萄。秋天,那满山坡玛瑙形样的红果在阳光下闪闪发亮,那像瘦肉一样的果肉,像糖汁浸过的一样。

世界究竟有多大呢?在他们看来,也许就是他们目所能极的那么大,而老庄是核心,住着两家人。后来,他们才知道,附近有个吊庄,再后来才知道,沟口里还有个梨花寨,住着很多人家。再远处呢?他们就知道了。

他们问大人:“别的地方还有孩子吗?”

大人说:“有。”

有多少,大人说不上来,他们想:也许有几十个吧?

他们又问:“观音岭那边是什么?”

回答:“是山。”

“山那边呢。”

“还是山。”

他们不相信,想上观音岭去看看,可惜太高,上不去。后来,他们跟大人上山砍柴,上到了桃花山顶,但桃花山没有观音岭高,望不过去。

他们对黑龙潭的响声没有特别的感觉,以为天低下总有那么一种声音响个不停;冬天不响了,可能那响声跟山上别的东西一样,给冻住了。后来他们才知道,黑龙沟里有黑龙潭,别的地方没有。

光阴像黑龙江的流水一样流逝着，旦娃和淘气渐渐长大了。长到十二三岁上，他们不能光玩了，父母让他们去放牛。

每天下午，当太阳的光热开始斜射，山谷里的暑气开始消退的时候，他们就赶上墨镜，到后沟里的荒草坡上去放，那儿的青草像春天的韭菜一样茂密、鲜嫩。牛脖子上系着铃铛，一边吃草，一边将那悠扬的铃声不时送来。这时候，他们就坐在坡地上尽情地戏耍，或者到草丛中去捉蛐蛐，到河道里去摸螃蟹。到了盛夏，他们一大早就得把牛赶出去。山里昼夜温差大，早晨比较冷，要披上夹衣才行。牛在那儿吃草，他们就拢起火来，烧着吃玉米棒。如果没生火，他们就挨在一起，或者脸贴脸地抱在一起，他们觉得这样很好，很暖和。这时，山影特别清晰，鸟儿叫得特别好听。慢慢地，东山放光了，光度越来越大，草芥一样的树枝间出现了金红的光块，光块逐渐增大，最后完成了一道辉煌的弧线——太阳出来了。太阳从山岭上升腾起来以后，山被阳光切出一道又一道阴影，而阳光则透过山顶和峰谷，变成一条又一条乳白色的光带，从东边斜射过来。不一会儿，山谷里出现了一片又一片的雾，那雾逐渐地联成团儿，开始向上飞动，变成了云，飞到天上，然后又悄悄地消失掉。

随着太阳的升高，山沟里热起来。于是，成群成群的牛虻从河道两旁的柳丛里飞出来了。它们盯准墨镜这个唯一的大肉头，屁股一颤，将那针尖一样的嘴扎进牛身，就不再想飞走。旦娃和淘气折下树枝，打也打不开。墨镜招架不住了，不等两个小主人吆喝，撒腿就往回跑，一边使劲儿甩打着尾巴。

入秋以后，整个白天都有牛虻，就不让牛出去。待到黄昏，凉气一上来，牛虻少了，再把牛赶到河道里去吃草，人回来睡觉。整个夜晚，河道里不停地传来牛铃的响声。天亮后，不用